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一部

末 香 乱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冯

风雨人生三部曲 第一部

末 乱

内容提要

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保守派的思想观念，走资派的伦理哲学，平民百姓的忍耐和等待，本书通过对各种人物的描写和刻划，真实生动地展现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神鬼莫测的人生风雨，发人深省。

—

张丽芬，红玫瑰，美丽多情的姑娘，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歌声特美特动听，是出了名的红玫瑰。她的一张脸，白中透红，多情俏丽，像是一朵盛开着的红玫瑰花儿；她的那张嘴儿，红红的，鼓鼓的，楚楚动人，像是红玫瑰的花瓣儿；尤其是她的那条舌头儿，鲜鲜亮亮的，不宽不窄，不薄不厚，不长不短，是那样完美的毫无半点缺陷的在她的花瓣一样的嘴里伸伸缩缩上上下下曲曲张张，红玫瑰的迷人醉人的花蕊，倾吐着迷人醉人的玫瑰梦。美丽多情的姑娘，红玫瑰，她的心又是那样的善良，她总是为别人着想，心里老想着别人，她说过，能委曲自己，决不做委曲别人的事儿。她常穿一件红玫瑰色的褂儿。她走到哪儿，哪儿就会知道是红玫瑰来了。她的声音传到哪儿，哪儿就会知道是红玫瑰的迷人醉人的声调。她到哪儿演出，哪儿就会把一束束的红玫瑰花儿送到她的手里。红玫瑰，迷人醉人的红玫瑰。风雨，狂风暴雨，黑风黑雨，红玫瑰，她要演奏的那迷人醉人的红玫瑰梦还没有拉开序幕的时候，就把她完完全全地卷进黑暗的死胡同里去了。她哭泣，她挣扎，她呼喊，她流血流泪，但她再也不能去想那玫瑰梦了。痛苦和灾难一个接一个，她很少说话了，更听不到她的歌声了。阴谋与谎言，好人与坏人，男人与女人，爱着的人与恨着的人，无情地从头到脚地折磨着这个善良的姑娘，红玫瑰已经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阴云和浓雾吞没了一切亮光，丽芬姑娘，凋谢的红玫瑰，低低地哭泣

着,有半个多小时,抽泣着,凝望着,痴痴呆呆的,迷迷糊糊的,一个疯男人,一个只能念叨“我到北京去了,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了……”这样几句话的疯男人,紧紧缠绕着她,钢刀扎到了心脏,她无法忍受这疯狂的折磨了,她狠着心,狠狠的,自己咬住了自己的舌头,用劲再用劲,浑身颤抖着,出了一身汗,她终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鲜红鲜红的血从她的嘴角边流出来了,滴在了她眼前的一本红宝书上。

张丽芬从小学到初中，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她就是刘兰君。小时候，她俩虽是一对十分要好的同学，但性格和穿戴却是大不一样。刘兰君是素朴大方，少言寡语。张丽芬则是花枝招展，热情奔放。

她们两家都住在省城东南角的会城门巷，是好邻居。入学前，她俩常在一起玩积木，跳皮筋，捉迷藏。入学后，她俩又同在一张书桌上读书、写作业，同在一起唱歌、跳舞，形影不离。小时候，这一对天真的小姑娘，人们都管她俩叫“两朵玫瑰花”。

小兰君，长着一张楚楚动人的瓜子脸，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红润的嘴唇像两片带露的花瓣，微凹的嘴角含着坚毅的神情……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嘴上的话不多，心里却充满着甜甜的向往着美好未来的话儿。

小丽芬，有一张白中透红的脸，一双水灵灵的像闪亮的黑玉般的眼睛，嘴唇很薄且线条鲜明和常常微露着的洁白如雪的牙齿……使人一看就知晓，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爱说话的孩子。

夕阳西下，大明湖公园的草坪上一片金黄，小兰君小丽芬正在追逐一双飞上飞下的花蝴蝶。这一对花蝴蝶，在这片宽阔的草地上，自由地飞舞。一只飞上，另一只便紧紧追去；一只飞下，另一只也会翩翩飞来。飘舞着它们美丽的扇形翅子，飘动着那细长弯曲的银须，上上下下展翅追逐。两个小姑娘看得入了迷，也紧紧地赶来。

她俩不是要扑捉这一对蝴蝶，而是要守护它们，生怕别的东西把它们吃掉。

这一对花蝴蝶停下，她俩不舍得抓；这一对花蝴蝶飞起，她俩又不舍得丢，越追越远，从草地追到了一片小树林里，丽芬丢了一只鞋，兰君撕破了一条裤角……两只飞上飞下的花蝴蝶也撞在了一个大黑蜘蛛撒下的网子上。花蝴蝶飞不动了。大黑蜘蛛伸展起了它的长长的黑爪子，晃了晃它那圆溜溜的黑得发亮的脑瓜子，像是几日没吃到东西，十分饥饿，猛扑了过去……这，大黑蜘蛛的黑爪子，像是扑到了兰君、丽芬的头上；这，大黑蜘蛛的毒汁，像是吐在了兰君、丽芬的脸上。两个善良的小姑娘，闭上了眼睛，拱起了双手，呜呜咽咽地，为这不幸的蝴蝶的命运而伤心落泪。

冷不防，树后草丛中有一条小毒蛇，探头探脑，也像是耍欺负这一对小姑娘，翘起脑袋，刷刷地一阵响，“两朵玫瑰花”没命地逃去。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两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神奇地出现在她俩的书桌上，人们都说是花神送给这两个花一般少女的。刘兰君这边是一朵白的，洁白的花瓣，层层卷卷。张丽芬那边是一朵大红的，娇嫩的花瓣，相依不舍。两个俊美天真的少女拿起这两朵花，并举着，跳着，唱着：

“美丽的花朵呀，遍地开放，太阳的光辉啊，照耀着咱……”美丽的花儿，动人的欢乐。

班上的同学都羡慕地望着这两朵玫瑰花。

上了初中的兰君，长得更加秀气文雅了。上额略宽的瓜子脸，常常闪现着少女的羞涩，淡淡的眉毛犹如弯弯的月牙。她的那双泉水般的眼睛，虽然不会说话，却汇集着一篇篇甜蜜的语言。端正的鼻梁下的那张惹人动情的嘴，虽不常开口，但却引来不少男同学的悄悄话。

张丽芬的脸色是更加红润了，匀称的动人的脸上的那双闪亮玉般的眸子更加诱人了。挺拔的鼻梁，上翘的嘴角，亭亭玉立的苗条身段，俨然是一副歌唱家的风度。

兰君和丽芬，都爱歌爱舞。不过刘兰君的歌声比张丽芬的有几分逊色，而她的舞步比张丽芬的美上几成。自那两朵玫瑰花的事发生之后，红玫瑰白玫瑰的名声，便在省城响起来了。

高中学习的时候，张丽芬与一个男同学交上了朋友。

他就是姜大鹏。

姜大鹏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头，眼睛略陷，一对浅浅的酒窝总是陪着话音闪闪合合。他是一个高干的儿子，爸爸是驻省某部队的后勤部长，叫姜开田，妈妈是省文化局的一位处长，叫吴双。丽芬与大鹏不在一个班上，他们是在省实验中学文娱宣传队上认识的。张丽芬圆润悦耳的歌声，姜大鹏手风琴的和谐伴奏，使得他俩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熟悉。

不久，张丽芬又把她的这个十分要好的男同学姜大鹏介绍给了她的那个十分要好的女同学刘兰君。

一九六一年，姜大鹏、刘兰君、张丽芬高中毕业了。姜大鹏考入了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张丽芬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在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刘兰君，她的爸爸又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当教授，同学们都以为她就要到北京去上大学，她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也都希望她这样做；而她，没有去报考大学，却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到省城纺织厂当了工人。

在姜大鹏将要入学的前一天，三个十分要好的同学留下了张合影。晚上，兰君和丽芬又都为大鹏来送行。那时候的姜大鹏已经觉到了兰君的一颗心，觉得兰君是一个待人诚恳又是一个扎扎实实做事的姑娘。在送他去上大学的家庭晚会上，刘兰君跳起了姗姗优美的舞，那软绵绵又十分动人的舞姿，娇美飘逸，潇洒芬芳，姜大鹏眼花缭乱，仿佛是轻飘飘，自己也步入舞中。当丽芬唱起歌时，

虽然歌声是那样优美动听，然而大鹏却在翻着兰君送给他的精美的日记本。

姜大鹏进入大学的第二周的一天，收到了兰君、丽芬同时寄来的两封信。

兰君信的结尾写着：

大鹏，您那品学兼优，艰苦朴素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现在您升入了大学，是国家的栋梁。我常听爸爸说，现在的春天是风和日丽，无风无浪；在过去，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要想求知识，不知要受多少风雨的熬煎。盼望您，珍惜黄金时代，在大学学习期间获得更优异的成绩。我是省城纺织厂工人。我愿做您的助手，为您的事业的成功，尽上自己的心意。

您的同学刘兰君

丽芬信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大鹏，歌儿还没有唱完，我们就分手了。自别后，我十分想念您。钦佩您多才多艺，您的英俊的面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想当初，朝夕相处，今日却分居两地。毕业后，我来到省城歌舞团。我愿永远唱您愿听的歌儿。

您的同学张丽芬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姜大鹏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活过去了。一九六五年姜大鹏大学毕业。当他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省城纺织厂工作的消息后，格外高兴，真有点心花怒放。大鹏爱兰君，兰君更爱大

鹏，心心相印，情意融融，成双成对，两人真诚的相爱了。丽芬十分羡慕地看到了姜大鹏刘兰君双双坐在了电影院的座位上，并肩出现在静静晚霞映红的美妙无穷的山岗上，漫步在清清流水潺潺声响的小河边，读书在夕阳西下的公园的凉亭下……柔柔情语浸肺腑，片片笑语激浪花。虽说丽芬是个胸怀开朗的姑娘，但也在私下抹去了眼角边的不少泪水。

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先是在学校里兴起了“红卫兵”运动。学校里的红卫兵又杀向了社会。红卫兵的名堂极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太阳红卫兵，卫东彪红卫兵，等等的；不管什么样的红卫兵，都说自己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接着工厂、医院、机关、街道也都组织起了“造反”的队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又来了一个“大串连”。

“造中国赫鲁晓夫的反”

“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造牛鬼蛇神的反”

“造反”“造反”，到处喊的是“要造反”、“要革命”的口号。“造反”，昨天在这个省城还是见不到的东西，今日却好像成了最时髦的玩艺。

什么“谁敢造反谁好汉，谁不造反谁完蛋”的对联。

什么“快，快，快，快造反；不造反，就要复辟变天，就会重遭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黑板报。

在省城是可以到处看到听到的。

原来是整洁美观的省城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现在也变了样，到处贴满了用大红纸写的造反组织的“声明”或者是“宣言书”，刷满了庆贺造反组织成立的大标语和战斗口号。

戴着各种各样红袖章的能说善讲的人，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工作和生产岗位，在省城的工厂前，学校门口，马路旁都设下了辩论台和讲演台。他们在反复宣讲着那一套“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东西。

一时间，使本来是一派和平建设气氛的省城完全变了样。

过去是一个班组或者是一个车间，或者是同行的人见了，都不免要谈一些有关工作和技术上的事，交流一些思想和学习情况，互相勉励，共同进步。现在也变了，见面就是谈什么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守的，谁是反走资派的，谁是保走资派的，谁的组织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谁的组织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一家人，有的是夫妻俩也为此而争论起来，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结果是一家人分成几个“派”，家庭生活也不得安宁。

姜大鹏与刘兰君所在的纺织厂也在来厂串连的省城农学院的一个名叫林满山的学生的带领下，拉起了造反的队伍。

林满山，个子不高，红扑扑的脸膛，乌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精明的眼睛，从外表看也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和张丽芬是姨表亲，也就是说他是丽芬妈妈李月霞在农村的姐姐的孩子。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农村读完的。一九六三年考入农学院果树专业，进了省城，常到他的姨家玩耍，认识了这个他认为世上最漂亮的姑娘——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张丽芬。丽芬的爸爸在外地工作，林满山来到姨家专拣重活干，什么挑水了，拉煤球了，买粮食了……一身汗后，又总愿他的表姐端水递毛巾，觉得表姐端来的水更温和，表姐递来的毛巾更柔软。丽芬和妈妈都知道他在农村已经有了未婚妻，也就表姐表弟的从不介意。

来厂串连的学生林满山带领纺织厂的一些工人造反后，厂里的生产急剧下降。外出串连，写大字报，办宣传栏，搞广播，开批斗会的人越来越多，参加生产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当时执行了“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接受批判、听命于群众造反组织的厂党委书记，为减少损失，组织科室人员下车间劳动。技术科的姜大鹏来到刘兰君所在的后纺车间。

刘兰君本是一个庄重文雅略带傲气的姑娘，当姜大鹏这个她心上的人来到车间时，心头的高兴也不免表露出来，真有点喜在眉梢，乐在嘴角。本来她就是一手利落活，又加上是未婚夫常站在她面前，汗水流得就更多了。

不多久，一是因为兰君的体力消耗过大；二是因为四面八方传来了不少大学的“教授”、“学者”戴上了高帽子，打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的消息。往日半月一次来信，一月一次汇钱来的爸爸，已经三个月没见音信了。焦急加劳累，兰君晕倒在车间里，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的一大早，姜大鹏带着十个透红的大苹果，一束鲜艳的月季花，来病房看她。

一见面，素日从不先开口的兰君急急地说：

“大鹏，我爸爸……”

当兰君被送进医院时，正好抬进一个剖腹自杀的大学教授，不少人议论说是一个“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自绝于人民。担架上还挂着一个大白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打上了红×。

“知道了，兰君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息。”

说着话，大鹏轻轻地把仅穿着薄薄一件背心，半卧起的兰君又按在了床上。接着，又说：

“兰君，你爸爸……”

刘兰君听到大鹏说“你爸爸”时，心里不满意，本是已经闪动起来的睫毛又合了起来。

大鹏忙改口说：

“噢，兰君，刘伯伯是一个清清白白，热爱教育工作，对党的教育工作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有贡献的教授，还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称赞和奖励，谁都知道。兰君，你不要多心，共产党是最讲政策的。”

“大鹏，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近来听说称赞我爸爸的那个中央领导人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少与他有关系的人都关了起来，都挨了批斗，他们的子女也都成了‘狗崽子’。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寒酥酥的……姜伯伯是军队的负责干部，我爸爸要是……”

“不，兰君，亲爱的。”

姜大鹏瞧瞧病房的人都出去散步去了，轻飘飘软绵绵的温柔的嘴唇贴在了刘兰君细腻白嫩的脸上。虽然是那样一瞬间，却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兰君那病态的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润。大鹏兰君那充满青春血液的心脏，也砰砰的跳动起来了，给这一对青年人带来了活力和幸福。

姜大鹏又继续说：

“兰君，我爱的是你，不管出了什么情况，我永远爱你。”

说着，他的脸又轻轻地贴了过去，兰君那柔软的双手，套在了大鹏的脖子上……

“兰君，我要走了，这是五十元钱，知道你家生活困难，是妈妈叫我带来的。还有封信，我走后你再拆开。”

兰君目送大鹏走出了病房，拆开信一看，原来是大鹏开的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

说话间，一九六六年的国庆节到了。

这是一个在“革命”气氛中迎来的国庆节，街上贴的大标语特别多，街头、广场和公园里办的大字报专栏特别多，海报、捷报、告急信、最新消息、首长讲话、中央文革通知、最高指示等等五花八门，在省城贴得比比皆是，也是一个特别多，还有礼花放得特别多。

街上的人也特别多，因为这时不少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搞

起了武斗风，许多人都离开了工作岗位，只是在发工资的那天去领来钱，闲下无事，在街上观看光景。

国庆节前刘兰君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节日这天，她穿上了一身最时髦、大鹏最喜欢的浅灰色的涤卡衣服，高高兴兴地来到姜大鹏家。大鹏家里的人都到街上去了。这两个即将结为伴侣的情人，一阵拥抱接吻的热情后，还是姜大鹏先开口说：

“兰君，我给你的信……”

“什么信？”

“是我给你的结婚登记介绍信。”

“噢，是那个，不小心，让火给烧了。”

兰君轻轻地笑着说。

“什么，什么，那……”

感到意外的姜大鹏，唉，唉的，不知怎么说好。

兰君，看到大鹏这个认真的样子，更加体会到大鹏对她爱情的真挚，她的细嫩的脸儿，红红的，像是一朵花。

一时，大鹏瞪大了一双眼睛望着兰君，兰君含笑的一双眼睛盯着大鹏。

“不能这样了，憋坏了身子还不好说呢？”

兰君心里这样想着，她的薄薄的嘴唇又轻轻一动，扑嗤一声，她笑了。这个温柔娴敏的姑娘是有意在这个她十分称心、如意的丈夫面前撒点娇气；她是要用这甜蜜的笑声，掀开她夫妻生活的第一页。

笑语中，刘兰君从衣兜里掏出了用大红纸包着的，字对着字，名对着名的，叠得十分整齐的两封结婚登记介绍信，一封是大鹏开的，一封是她自己开的。

大鹏高兴得跳了起来。

由于这年的国庆节取消了假日，街道办事处仍照常上班。大鹏和兰君便拉着手，从街道办事处领回了他俩的“结婚证”。

晚上，兰君又跟着大鹏来到他家，这时大鹏家里的人都到外边去看礼花去了。灯光下，这两个青年人，看着领来的他俩所盼望得到的“结婚证”，顿时又是一阵剧烈的温存，情意绵绵，卿卿我我，仿佛进入了梦中。

灯熄了。

这时房外已是秋风瑟瑟，下起了蒙蒙细雨。这淅淅沥沥的细小的雨滴儿，随着凉飕飕的秋风飘落在了大鹏和兰君的房子的玻璃窗子上，又顺着玻璃往下流，玻璃上留下了一条条的水珠线儿，有直的，有弯曲的，有竖的，也有横的，相互交叉，真像是秋风伴着雨滴儿，在写着字儿，在画着画儿，以记叙着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事。

三

姜大鹏刘兰君正筹办婚礼。

这年初冬，过早的意外的一场寒流使一些树上的叶子都过早地飘落下来了；另一些还留在树上，也都四周卷起，稀稀啦啦，尖冷的东北风一吹，发出逼人的沙沙声和刺骨的寒意。

寒风中飘飘摇摇的枯黄的树叶和随风卷来的大小不一的无数的大字报碎纸片儿，在省城的街道上互相追逐，弥漫天空。

这时的“语录”风也吹进了省城。有“语录歌”，有“语录操”，还有“语录拳”，好像这样就表现出“革命化”的气氛。

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由拉队伍，成立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而进入了各派造反组织间的武斗阶段。因为当时那位号称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说：“文攻”不能制服对方，只有用拳头、棍棒和枪炮，才能制服对方，才能实现“革命派”的一统天下，才能为夺走资派的权做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旗手的一句话，也拉起了一股最时髦的强大队伍——文攻武卫，戴柳条帽子，手持棒子，武斗中揪斗中批斗中是打头阵的人。文攻武卫，城城皆有，这个省城就有十多万人，比军队和公安还吃香。棒子队是中央文革用以对抗军队和公安的的特种部队，人称文革部队。

这位赫赫有名的旗手的一句话，武斗风也就随之吹进了这座省城。就这样，使这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是吵吵嚷嚷、广播喇叭、大字报战成风的省城，又成了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的“武

斗”接连不止的一座省城。

武斗中这座省城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是整齐美观的一座座楼房的玻璃，现在却是这里少一块，那里坏一块，夕阳一照，更显得伤残败落。街道的墙壁上除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武斗”的消息，什么“讨还血债”了，什么“十万火急”了，什么“战情突变”了……使人感到确有些火药味，再加上扔满街道两旁的砖石瓦块和长枪短棍之类的东西，也就更显出这座省城的火药味是够浓的。

说到那时这座省城的火药味，也是真的如此。有一天，城区的一家粮店发生了火灾，火势凶猛，许多面粉就要被火吃掉。就在这时，隔这家粮店不远的马路上，两派不同观点的人马正在“武斗”、“混战”，而那家粮店的面粉却无人去救，直到烧为灰烬。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而在此时，“武斗”却胜过了“民食”。可见“武斗”空气是极浓的了。

武斗中这座省城的公园的花室被砸烂，树木被拆毁，原是幽静美丽的公园里，现在是狼藉不堪了。就连它们的名字都改了，因为这些名字都是“四旧”的，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都被什么“革命湖”、“文革泉”、“红旗公园”等，取而代之。

有一个公园的一个亭子门的两侧，有金蔡书元人赵孟頫的诗句：

云雾润蒸华不注，
波涛声振大明湖。

字写得苍劲有力，诗句相当风骚，但被骂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毫无革命的味道。用纸糊上，换写上了：